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向陈明平丽



【行走人间】

## 带上门的刹那

□孙道荣

带上门，门锁“咔嚓”一声锁上了。那一刹那，你的脑海里，闪过了什么？

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：出门，上班，或者扔垃圾，随手带上了家门，忽然惊觉，忘记带钥匙了！如果家里有人，这不是问题；如果没人，自己又没有在什么地方放一把备用的钥匙，这就尴尬了。

我就干过好几次这样的蠢事，总是带上门的一刹那，才发现没带钥匙。最惨的一次，是妻子正好出差了，儿子又远在外地读大学。几次这样的经历后，落下了一个心理阴影，每次带上门之后，我都会不自觉地摸一下口袋，看钥匙有没有带上。虽然我家的门锁，早就换成了密码锁，不用钥匙了，但这种不安全感，一直挥之不去。

从一扇门出去，这个简单的动作，意义却不一样，它不是单纯的位置移动，门所蕴含的象征意味，使我们在走进一扇门或走出一扇门时，都会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特殊情感。不管是自己的家门，还是别的什么门，只要我们是从一扇门出去，带上门的那一瞬间，我们的脑海里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浮现些什么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是租房居住的，其间经常搬家。每次，从一个租房搬出去，腾空了房间，最后恋恋不舍地看一眼，带上门的刹那，我知道又一段流浪岁月终结了，我再也不可能踏进这个门了。

上朋友家串门，告别时，关系一般的朋友，会礼节性地将你送到门口，待你的声影消失在了楼梯口，他才会轻轻地关上门；关系很铁的朋友，可能会让你自己走时，帮他带上门，门在你身后关上的时候，你还沉浸在刚刚的畅谈或闲聊中，这个地方给你友谊和温暖，你还会再来的。

与家人闹矛盾，生气地出门，重重地带上门的刹那，忽然有一种被抛弃或自断后路的悲壮感。出去走一圈，晚风让你发热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，你清楚，外面的世界再美好，不是你的，家再不堪，却是你的港湾，你的窝。你买了一袋水果，回家。别担心没带钥匙，只要家人在家，家门就永远为你敞开。

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带上一扇门只是短暂的离别，长不过数日，短则几个小时，甚至只是几分钟。你从这扇门走出去，还会从这扇门，再走回来，生活就是在这看似重复中，日复一日度过。但也有一些门，你带上了，就是永诀，这个门里的人，可能与你再无瓜葛；这个门里的事，你也许再也不关心；这个门里曾经发生的一切，只残留在你的梦里。

最不堪的，就是回到老家，老屋已经久无人居住了，墙上挂着先人的照片，还有你小时候的奖状，空气里弥漫着寂寞的霉味。离开时，你带上门，门“哐当”一声关上的时候，你愣怔住了。你知道，你虽然带着老家的钥匙，小心珍藏，不会忘记，更不敢丢失，但是，你再也无法用这把快要生锈的钥匙，打开你小时候的那个家，你再也打不开过去的岁月，再也回不到生你养你的父母身边了。带上门的一刹那，你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## 口福能再长久一点点，就不仅仅是口腹之欲了 ——段怀清讲梁实秋《雅舍谈吃》

[文学课]

梁实秋写过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，文中描写胡适的一次请客。

请客地点是在北京或者上海的一家徽菜餐馆。大家都知道胡适是安徽绩溪人，也就是所谓的徽州人。一行人刚进餐馆，门里的掌柜就注意到了，朝着厨房里吆喝一声：绩溪老倌，多加油啊！意思就是嘱咐厨师，来客是绩溪老主顾，菜里面要多放油。

这一细节让我们看到的，并不是梁实秋会吃，也不是梁实秋会写吃，而是梁实秋会从吃来观察并描写人与吃的关系，以及人与人的关系，还有人与时间以及记忆的关系。

大家都知道，吃在中国从来都不是小事，因此上至国家领导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关心吃，也都谈吃。多少与此有关，汉语文本中有关吃的文字亦不少，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成了文字经典。

这一部分成为文字经典者，多出于中国作家之手，譬如明代作家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，以及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而不是出自于厨师之手。

中国作家喜欢写口福饮食，这或许可以与欧美作家善写昆虫鸟兽有的一拼。

其实汉语文本中有关花鸟鱼虫的文字亦很多，不过一般读者印象深刻的，大概还是那些描写口福饮食的作家文章。其中原因，对于作者而言，或许有不可为外人道或者不尽为外人道之个人“隐私”，不过在读者看来，这些文字中间的那些人生口福，以及文字之外的那些闲情逸致，无不沾染着中国文化的气息，甚至就是中国文化浑然天成的一部分。乐此不疲的文人雅士，与沉浸其中的古今读者，在这里找到了超越时空相互对话、彼此会心的基础或交集。

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，梁实秋是一个以《雅舍谈吃》而出名者，当然梁实秋在这个谈吃、写吃的作家身份之外，还是一个著名的翻译家、文学评论家和学者。换言之，梁实秋并不是因为“好吃”才出名，或者说并不仅仅是因为“好吃”而知名。

其实梁实秋的“好吃”，也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好吃。如果你读过《雅舍谈吃》，就会发现其中所写到的“吃食”，并非是什么常人所不能见、所不能食的珍馐美味，不过是些寻常百姓亦常见之且常食之的普通之物而已。譬如南方人爱吃的汤包、南方人北方人都爱用的火腿，以及醋熘鱼、烤鸭、烤羊肉，等等。就连狮子头这样曾经的淮扬菜中的一道食物，现在也是街头巷尾的小摊铺子里皆可见到的寻常之物了。

有人读《雅舍谈吃》，读出来的是“故乡的味道，是真味”；也有人觉得这是一部雅致的吃货指南；还有人觉得《雅舍谈吃》就是“忆美食，忆往昔，一道菜，一段情”。这些读法和说法都有道理，也都算得上是对《雅舍谈吃》的“正解”。

如果我们将《雅舍谈吃》读过一遍两遍，会发现其中所谈及的绝大部分食物，今天的读者不仅吃过，有的甚至已经是我们日常餐桌上的常客。

也因此，无论是《雅舍谈吃》，还是梁实秋的谈吃，之所以令人流连不已，并非仅仅是其所吃、所谈、所写之对象，而是他写这些食物的方式，也就是那些文字语言，成为我们今天的读者，与他所写的那些食物之间，一道光闪闪的桥梁。有时候在品尝过了他所谈、所写的那些食物之后，依然会对那些文字语言留恋不已，也就是说，在食物与写食物之间，也许更让读者们留恋的，不一定是食物本身，而是吃食物、谈食物以及写食物之时的那种经验状态、情感状态、审美状态以及人生状态。

譬如《核桃酪》一篇。这篇文章所记，表面上看是核桃酪这道甜汤，但实际上却是写日常生活中的家庭亲情：

有一年，先君带我们一家人到玉华台午饭。

满满的一桌，祖孙三代。所有的拿手菜都吃过了，最后是一大钵核桃酪，色香味俱佳，大家叫绝。先慈说：“好是好，但是一天要卖出多少钵，需大量生产，所以只能做到这个样子。改天我在家里试用小锅制作，给你们尝尝。”我们听了大为雀跃，回到家里就天天盼着她做。

其实，这里的核桃酪，不过成为了作者与父母亲、与家人亲情及早年生活记忆之间的一道“中介”而已。

《雅舍谈吃》中不少文章，并没有详细地描写这些食物的制作细节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它们的一些特点，因此它并不是一部食谱。而且这些特点更多的也并非食物的纯物理状态，而是与作者的经验记忆相关。倘若有读者想循着《雅舍谈吃》中所写的那些文字，来追溯制作其中所写的每一道食物，即便是能够复原制作每一道食物，吃过之后也未必能复原《雅舍谈吃》文字中的那些感觉。因为那些感觉，甚至那些文字，都是无法复制的。

不妨来引述梁实秋在《媛姗食谱》“序”中的一段文字，来看看直到晚年，梁实秋对于人与食物之关系的体验认识：

这些谈吃的文字，……随便谈谈，既无章法，亦无次序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我不是烹调专家，我只是“天桥的把式？”——净说不练”。游徒不广，所知有限，所以文字内容自觉十分寒伧。大概天下嘴馋的人不少，文字刊布，随时有人赐教，有一位先生问我：“您为什么对于饮食特有研究？”这一问问得我好生惶恐。我几曾有过研究？我据实回答说：“只因我连续吃了八十多年，没间断。”

人吃，是为了活着；人活着，不是为了吃。所以孟子说：“饮食之人，则人贱之矣，为其养小以失大也。”专恣口腹之欲，因小而失大，所以被人轻视。但是贤者识其大，不贤者识其小，这个“小”不是绝对不可以谈的。只是不要仅仅成为“饮食之人”就好。

《朱子语录》：“问：‘饮食之间，孰为天理，孰为人欲？’曰：‘饮食者，天理也；要求美味，人欲也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，复尽天理，方始是学。’我的想法异于是。我以为要求美味固是人欲，然而何曾有悖于天理？如果天理不包括美味的要求在内，上天生人，在舌头上为什么要生那么多的味蕾？

偶因怀乡，谈美味以寄兴；聊为快意，过屠门而大嚼。

这段文字，为大家所欣赏者为最后一句话——“偶因怀乡，谈美味以寄兴；聊为快意，过屠门而大嚼”——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进入到《雅舍谈吃》这部饮食小品阅读理解的一个入口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深奥的哲学的、人生的大道理隐藏其中，不过是日常的饭桌上、饮食中观察、体会人生与生活的一种方式、一种状态，以及一种境界而已。

每逢佳节，多少返乡游子在与家人乡邻欢聚的同时，定然会有推杯换盏、觥筹交错的时刻。而无论是“烹羊宰牛且为乐，会须一饮三百杯”的豪情热闹，还是“红泥小火炉，绿蚁新焙酒，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的清淡寂寞，其实都能够让我们在饮食与口福之外或之余，体验到人生及现实不同的处境，亦由此而生成一些新的感悟甚至于觉悟。

而《雅舍谈吃》如果说一定有所深意和寄托，那也一定是既在“吃”内，又在“吃”外。能够体验到“吃”之内著多，而能够觉悟到“吃”之外者，大概就不一定那么多了。想来这大概也是《雅舍谈吃》在读者当中至今不衰的缘由之一吧。

（段怀清，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）